

漫
塘
文
集

六

蘇子卿

好學

PDG

漫塘文集卷十九

宋金壇劉宰著

序

說贈附

送陸提幹

生虞

序

選人考第舉員已足必在任二年而後可以離任此近制也稽山陸公之丞金壇曾未幾時卽上玉筍班通金閨籍豈近制歟選人改京秩必更縣寄此舊制也陸公之去金壇卽官陞朝擢佐本道使者豈舊制歟夫不拘公以新舊之制則所以望公者果無意歟大江之南浙水之西王業浸昌人物偏萃欽哉惟刑之恤繁使者之責而使者以去天尺五或朝至暮遷率相仍引大體不

屑職務然則日抱具獄與使者爭是非非幕府職與公之令六安也使者急功利欲張虛言易私鑄邊民譸張亂在頃刻公奮不顧身精爲使者言之言雖不售民倚公重不倉皇失業後使者祖其言卒轉危而安其丞金壇也歲游饑民食半菽吏不加閔謹曰菽足以輸民間皇皇坐填溝壑公上其議於府府不聽又上其議於使者適攝府事取其言施行之民以大和其裨使者之畫不旣多歟夫其未始入幕也而獻畫若是況身是任歟抑人有言當局者迷室之高下室外之人觀而知之公試自思方在六安金壇時臺幕之士亦有智識如公者乎今日屬邑之吏亦有智識如公在六安在金壇時者

乎咸無焉則已萬一當時幕中之士亦有智識庶幾於公而未免於當局之迷今日屬邑之吏亦有智識庶幾於公而旁觀之審則安知今也人之視己不如向也已之視人僕甚爲公凜凜故書以贈

送王穎叔主富陽簿序

余友王穎叔童子有盛名弱冠載名薦書擢上第吏部選主富陽簿將行須余言以別余聞富陽居錢塘上游林壑深秀勝處多坡仙舊所題品山川似昔景物斯今花笑人非鳥驚時換穎叔勝日振衣冠從賓侶升降俛仰其閒舉酒醉之得無有慨然於懷者乎荒碑臥草壤壁吟風翰墨淋漓日光玉潔穎叔酒酣思湧秉筆續之

得無有躍然於心者乎孟子所謂以友天下之善士爲
未足又尙論古之人穎叔有焉今又親行坡眠石之地
想見疇昔登臨之勝不止誦其詩讀其書而已故余欲
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姦諛爲
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準繩未免小異於程夫子
之門爲穎叔戒若夫簿書之事穎叔當自得之馬出西
極齕草飲水不出尋丈閒一舉首頓足卽奔逸絕塵瞬
息千里況暴利長輩自其未至時已睢盱其旁耶穎叔
行矣劉某序

本事方序

醫生呂啓宗與余言曰啓宗晚學醫於醫家書未多讀

獨求其論證明白用藥精審無如許知可學士本事方
許儀真人今是方之流行江淮浙間多真所刊本火於
兵今不復存啓宗大懼此書之泯無以惠方來嘗試以
語句曲施君某欣然欲鏤板以廣其傳顧未得善本公
嘗官於真盍從公求之余卽授以真舊本而復書曰施
君刊是書可以濟人愈於刊釋老經文萬萬也施以余
言契於心復介呂生求序余謂許君知可少時坎壈欲
一第不可得及其以是方濟人卽有藥市收功陳樓閒
阻殿上呼盧喝六得五之夢未幾果第六人及第陞名
第五在陳樓二人之間蓋造物報應不爽如此今君以
壯年游上庠科第直摘領底鬚爾猶蹭蹬迄今庸詎知

造化者非有待而然乎夫身用是方所及有限厥應猶
爾況板行之使人皆得用是方者乎勉之吾將賀子鼎
甲之捷不止臚傳第五也知可名叔微其出處詳於舊
序茲不復贅嘉定改元序

杜成己字序

丹丘杜君來言曰余生三月家君咳而命之曰範所以
錫之名甚偉及冠筮而加元服賓撫而字曰儀甫所以
敬其名甚至抑余聞於王通氏曰古之字者稱其可稱
而誠其可誠字範曰儀其稱之允矣無乃誠之者容有
闕乎以是不慊於心而有謁於子願更之以其所可誠
者僕惟杜君粹於稟篤於學自視歆然取善無已雖誠

將無施則思所以先後其名者而評之曰子知範乎凡
陶冶之爲鍾爲釜爲鬲爲瓦爲甕成之亟而製之密更
良工千萬而其制若一者範也範成於此而器從之故
偏焉則傾鹵莽焉則不精缺焉裂焉則潰決而無成必
其爲範也慮之深計之豫使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靡閒
不窒靡纖不具然後按其形模而出之數雖多而不舛
其宜用雖久而不愆其素一或不然工良器窳惟人亦
然士君子之生於世不言而化不令而畏熏其德者千
人善良聞其風者百世興起豈有他哉成己而已故僕
敢以成己更君之字而復之君請內省其成不失夫知
之爲智守之爲仁勇以行之展也大成惟君之學昉於

致知曰智曰仁猶階而升猶乘而馳雖其未至而至有時或者撫事之機見義之宜氣餒於斷志奪於隨豈知及之仁能守之而理義之勇猶不足以勝寬柔之資歟昔者孔子答子路成人之問若臧若孟既略具仁知之事卞莊之勇猶不以兼人廢中庸論成己之道極其所舉舜與顏子而猶以勇繼則知三者而闕一焉如山斷簣願以是果子之志因致朋友之義可乎君曰可哉則歌以侑之曰陶乎治乎匪範胡成甕盎金鬲物之有珍惟人之生與我同類不知足而爲屨豈其爲簣嗚呼陶冶之卑而我之高乎我之易易而陶冶之勞乎自成其己物莫之逃乎

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
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謂諸生曰鄉飲禮
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開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
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卽相與攷肄顧以費夥
不敢煩縣官而合眾爲難會冬官趙貳卿得請祠官而
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厯班行以至綴天
子從臣鄉黨之士助喜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擊鮮醢酒
接慇懃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卑不敢檄請且均鄉
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
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卽盡以其費佐縣官

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己廉用心恕下車不忍毫髮橫徵於民而又不銜能不專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撙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貳卿意者卽欣然曰敬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鄉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於鄉者則貳卿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卽具爲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畢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祇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秩然其序退而充充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旣而相與嘉歎以爲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遽故行之略其聞也不豫

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葺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去者旋淖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騭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之次第鋟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焉俾書于篇首人日漫塘劉某序

羅文恭公文序

紹熙初元某舉進士留行都聞孝宗皇帝之將內禪也盡收天下公正質直之士布之朝列故樞密羅公時由

常平使者召還卽延之禁近其被遇尤深慶元閒某調
官又聞紹熙末趙忠定公既定大計銳欲引去其遲迴
以及于難蓋以一二同志所賴以維持後日者相繼淪
謝之故問同志爲誰則羅公其一也夫以孝廟之聖忠
定之賢其計安天下率倚公重則公之所存可知某嘗
恨不及一登公門嘉定丙子公之季子愚由延陵戍攝
官金壇某以民禮見始得拜公遺像延陵以某居閑無
事俾次序公遺文某惟疇昔抱不及門之恨乃今得因
其遺文遡其胸中之蘊幸矣其何敢辭卽爲序次爲四
十六卷其閒有脫藁而未經刪潤者有屬藁一冊而莫
知當時所由者亦有說經記事而不專爲文者宜有所

去留有所別異重惟公薨而延陵坐風木之悲中常耿耿故比而存之使延陵一展卷而盡得公平生延陵志尙端方問學勤敏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異時欲圖不朽之傳必自有處抑聞唐史臣謂陸宣公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本朝蘇文忠公序范文正公集謂公終身所爲不出天聖閒所上宰相一書夫人臣告君疇不曰仁義而意向少差則前後躋駁平居立言亦誰不過於自許而誕謾無實則一語不酬惟公致主規模一定於猷畝中而志念忠純不爲外欲閒斷故論奏雖多一本仁義踐揚雖久所行大槩不出初年廷對一策某謹第公奏對之文於先而以廷策冠之庶來者知所

比方云嘉定丁丑立夏日序

送鄭節夫序

玉惡瑕木惡曲故纖瑕足爲尺璧之累千仞良材病於尋丈之曲惟人亦然夫王良善御不屈其身庾斯善射不屈其友此固孟子所喜稱樂道余有疑焉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甚言徇人之必至於失己也而良乃甘與嬖奚乘諉曰未知其人則範而馳驅而不獲亦可已矣必爲之詭遇何哉豈恥以不才黜而急於自見歟抑不能自信於此而嘗試於彼歟良非出此者則亦以暫爲之詭遇而無損於平日之正御而已春秋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則侵蓋疆場小事爾鄭人使子

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曰追則師已出境矣
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下亦無一人敢彎弓相
向者則其將卑師少非負固不服可知矣服而舍之庾
公之斯固何慊於君事借曰未也則明述其縱舍之由
而自歸於司敗抑亦可也慮不出此而必抽矢去金以
爲欺豈不以所欺者小無損於平日之誠歟若吾友鄭
君節夫則異於二子者自余獲友節夫于今兩年余少
多難更世故深閱人情熟故其與世酬酢雖胸中之磊
磊者不磨而細故末節閒猶未有免隨眾俛仰處節夫
殊不謂然聽其言觀其行雖誘以萬鍾之祿卿相之位
必不肯斯須詭正白刃在前鼎鑊在後亦不能迫之使

毫髮欺也惜其生也後孟氏不得與二子者較是否其
閒節夫閩人今自浙歸閩非階上第未有出閩之期而
余老矣後會淹速其事亦難逆計故借孟氏以證其所
得於節夫者以爲節夫謝方余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
實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
余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固不之重亦不之責聞有一
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而能是皆欣欣然欲棄其舊
聞其新故爲凡人易曰好人矣則一言一動皆當中節
藉無可議人第曰是固應爾無足爲異萬有一涉於疑
似之閒則責備者眾矣故爲好人難余嘗有味其言節
夫則信爲好人矣別後有來自南中從而問焉知其一